世說新語序

吳郡袁褧撰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譚令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採掇綜

清秘藏

叙明暘不繁孝標所注能收
錄諸家小史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畧余家
藏宋本是放翁校刋本謝湖
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
觀爰付梓人以廣同好因嘆

者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
譚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
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
咏歌堯風陶荆州之勤敏謝
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
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

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
或事瑣而意奥風旨各殊人
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
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班
載諸册簡是可非之者哉詩
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余以琅琊王之渡江諸賢弘
贊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
晤言率遇蓊藹裁遂為終身品
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虚成
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
流風焉然曠達柘落濫觴莫

極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
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
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
眷
萬曆己酉春周氏博古堂刊
序畢

說新語目録
上卷之上 德行一
上卷之下 言語二
中卷之上 政事三
中卷之下 文學四
上卷之下 方正五
中卷之上 雅量六
中卷之下 識鑒七
賞譽八
品藻九

德行一言語二
宋本兩行以下同

規箴十
夙悟十二
下卷之下
容止十四
企羨十六
棲逸十八
術解二十
寵禮二十二
簡傲二十四
下卷之下
捷悟十二
豪爽十三
自新十五
傷逝十七
賢媛十九
巧藝二十一
任誕二十三
排調二十五
假譎二十七
儉嗇二十九
忿狷三十一
尤悔三十三
惑溺三十五
輕詆二十六
黜免二十八
汰侈三十
讒險三十二
紕漏三十四
仇隙三十六

世說新語目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著錄者劉向所序十七篇中有世祖臨川王義慶字也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至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令米

梁字佐二格

沈音耽濫音檻爾雅圖出沈泉正出濫泉宋本訛汜

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表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稱獨設一榻去惡曰式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爲牛醫頖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年二十行學至城皐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夏甫陳仲舉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軨鸞不輟軛詰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易挹也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

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匏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荀淑字季和朗陵侯相也淑有高行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寔僕役無儉無貴賤皆稱曰荀君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季方持杖後從召恙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太史奏眞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儁靖燾汪恢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曰高陽里時人號曰入龍文若亦小坐著鄰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

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謙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末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管寧 宋本提行

王朗宋本連上條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儼若朝典魏志曰故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陳元方兄弟忽采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軼焉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徑掩取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那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會稽上虞人魏司徒歆薨朗曰天子大蜡八伯者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臘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曰嘉平漢曰臘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歎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許輒難之朗曰幸前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歎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為丁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同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棄不忍辛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存其義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虛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遂方盛寒氷凍切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氷求之俞有雙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如此

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庾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趁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樹泣至曉毋見之惻然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鮓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

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六十刺史呂虔擬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
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母故陵遲不仕年向
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皆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
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
也宏達不羈不拘礼俗充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
日不得與言昶恨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
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
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
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哉對曰清
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
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
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
乾事有恪亦各其慎也
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
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
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叙曰
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七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
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
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
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
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
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叙錄曰康以
魏長樂亭主壻遷
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
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
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爲掾晉踐阼累遷荆州刺史以平吳功
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喪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
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顙哀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仲雄曰晉諸公贊曰仲雄字仲雄東萊掖人

宗本無礼字

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倫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令曰但聞劉功卿數省王和嶠雖備禮神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責

戎妙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柏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太常諡曰莊公彝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諡曰成

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

居宗本君

行惠裴已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裴楷已取與任心而理衆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潛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幸望歷尚書涼州刺史

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眞嘗爲徒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 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入歲爲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鎭關中爲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以五百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 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共中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樂廣

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郡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畢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 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躯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寇賊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徵爲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畢爲剡縣解職歸鄉里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周氏譜曰畢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嘗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荣字彦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啗之後趙王倫簒位其子爲中領軍遍用荣爲長史及倫誅荣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荣者問其故曰荣省中受炙臣也荣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禄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曰地江南温嶠薦爲尚書出爲大夫

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又別傳曰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攻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爲大夫

召幽州諸軍有入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事平北將軍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詠而不聽奚乃去之說先曰秦穆公使貢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宦監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

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
名京師稱之及告歸質賜威絹
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
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牆取薪
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
與爲伴每事相助經數
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扶都督一百
除其吏名父子清愼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
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愼威曰卿清不如也帝
謂曰臣清不如也帝曰是吾奉祿之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
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姪子晉陽秋曰攸字
伯道平陽襄陵
人七歲喪父毋及祖
榮晉紀曰永嘉中攸
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婦載胡人夫火燒
車營勒吏案問胡胡
老姥作粥尖火如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
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過王隱晉書曰攸
所乘車以牛馬賀妻子以駁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曰吾弟早亡唯有遺
棄已兒抱遺民吾後
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
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
射卒弟子級服攸亦
歷年後訊其所由妻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
乃攸之甥也攸素有
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愧
字長豫仕至
中書侍郎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
曰王愧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狹學尚武不爲導所
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虨以善奕
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愼密爲端丞相還臺及未行

宋李無常侍二字

宋本無岬字

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簏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麤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孚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頴有高名彝少孤潛鑒明朗趣尚之亂也道徽高爵譽播山東為中州冠冕時人號曰八龍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好蓋衣冠之流也道徽投迹榛士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必道法師也以業德稱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書傳備其德行

續與高麗道人書曰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別有德量年十七十有九終於豫章內史伯樂相馬經曰馬口頷入山的盧奴東客死主乘來市內

庾公乘馬有的盧

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

或語令賣去

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謁拱嶽然鄙人嚴峭之操神清而不耐風塵考室刻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書傳備其德行

續與高麗道人書曰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別有德量年十七十有九終於豫章內史伯樂相馬經曰馬口頷入山的盧奴東客死主乘來市內

庾公乘馬有的盧

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

或語令賣去

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口頷入山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東客死主乘來市內

庾公乘馬有的盧

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

或語令賣去

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爲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
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
鑒辟太尉掾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醉酒罰之乃
累遷豫州刺史衡太子少傅父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青布綺在兄
邪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
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當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
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
兒風神秀徹當繼踪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録尚
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

褚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
沖默之稱累遷江夏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惋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
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
有雅裁雖蓬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史侍中丹楊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俗也

外請殺豬中牛祭神真長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
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郎得初不見君教兒苔曰我
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要沛國劉耽次按太尉劉子
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
丘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
邪安石之意也

晉簡文爲撫軍時嘗出獵音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
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
鼠行跡視以爲雀有蒼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
之撫軍意色不豫門下起啼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
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
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
人漢萊蕪長范升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兄弟時年幼皆異之徵太學拜上散騎常
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
書曰宣家至貧室宇交人車豫章太守殷羨見宣等艾
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痟瘦
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繽音陽秋曰韓伯字康伯
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
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輒邪
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
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
郗之要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
父疾篤住南太守欠義之
士遷中
書令卒
庾仲初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盤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

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爾者士之常焉得發枝而捐其本爾
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
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李武說之俄爲黃
門侍郎自殺表悅之後上深爲婦駕後計故先帥王
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申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參殷覬南蠻以自樹
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太司馬溫少子
也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
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
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
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
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著
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
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
覬亦即曉其旨晉因行散率爾去下舍頃不復還內
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闕生之無慍時論以此
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徐廣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
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子也以帥國司馬出爲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
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備王綏在
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
都既憂懼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
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
至此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殷道護及仲堪
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史桓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
參軍羅企生鮑季禮諸仲堪所親伏此桓

秉得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
企生荅曰爲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
顏謝桓公桓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
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轉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慮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又謂曰家有老母將欲行企生押遵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俞慟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馬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挑手企生曰今日死生是同顧少兒待仲堪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散家或謂曰玄性情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死節豈以存亡改圖妙麗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討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恨死晚矣

桓公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亦如言宥之桓先嘗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曰楚金一斧以養老母桓徒公乞一斧以養老母王恭從會稽還周祇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洲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壯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荆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錨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煞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臨海太守辛昂斬首送之遺已聚飲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晉烈宗山陵孔時羸瘦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連見者以為真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逵助附子兄弟居在丹楊郡後遭母童夫人艱瘕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欠墜取東莞童僧友名嫗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楊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

閱當作閱

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銍鄉當用此華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如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吾門有貪泉一歃電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言語第二十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閱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高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以禮見之讓止對閭雅聲氣如流坐客皆察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書刺從讓讓手衡與交接奉高曰告先聖許後爲九江太守先聖謂孔子也由面無怍色辭告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先生乃致天下而讓爲由不食聞先讓而去其友從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頴水之陽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先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荅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閎卒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號謬矣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兎蜍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兎並明陰繫於陽

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同
縣令文舉詣門語者昆侍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累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
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慚

賓客觀其爲人遂造之韙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
子融曰然先君仲尼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面
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孔曰
與童子比坐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
時了了若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卿如所言君之
幼時當必聰乎賓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晝小者
輒偷其梨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
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懼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
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卵乎尋亦收至

奧基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棄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幼獨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如此復何所辟裝松之以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警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渴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慈容哀慕不起若此者將謂寔域到而情首寔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之情也父安尚徼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義乎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能決陳元方兄弟之疑獄不成中途改辟或託狂悸以免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辭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廣法整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荅客曰足下但因偏爲恭而不能荅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吉甫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詳未伯奇而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還

荀慈明與汝南袁閎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

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虎簜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品目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允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上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管蔡之不爲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管蔡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禰衡被黥髡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　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帝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遠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歲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稍疾之以其小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大會賓客以帛絹製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作衣作一峯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蹋跟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得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畢復擊鼓摻槌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孔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爲黃祖所殺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

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
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
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十里候之至
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
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
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於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
自晝至夜徽異之自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
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
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
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
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
為流失所中矢卒時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
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峴

劉表性暗不辨善惡善人乃指囊荼談議時人有小
人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皆言佳豈人
頗所疑君宜辨論而一所以答君之意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婦以為然遂遵如此當有妄
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
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時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
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
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
稱是邪徽歸刈頭竊積穎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
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謝徽乃謂曰卿貴不可
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雅卿知之耳有人臨鑒求簇
箭者徽自棄其鑿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贍人者
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當
求已求之不與將慚向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
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
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
破為曹操所得操了且下
欲大用會其病死了且下
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
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
天下伯成子

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曰子盍行賞罰而民畏且不仁德民勸不誅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何馬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

桓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枢而牖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也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

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怃惟衷齊所以長歎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之清也雖有臯奏之爵千人君若在塗炭蓋聖人之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負於蓽門之宮古史考曰呂不韋陽夫人靖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

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邵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與陳留阮瑀汝南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廣陵陳登等並見友善太祖謂諸子曰汝曹隨侍吾子酒酣坐散乃使夫人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辭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禀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相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荅曰臣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相國縣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系魏志曰縣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 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有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降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雍州將軍代置

鍾士季從容謂鄧艾曰卿名位已過分何以不退艾曰處滿招損謙受益故堯舜猶不自滿而百姓稱之我生平進趣自謂功名盖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雅南北來書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倫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毋築館於西陽門外毓未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明慶未立爲嗣文帝與與覺見子毋鹿文帝射其毋慮弘而劉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毋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毋也文逸上蔡君嫡孫象襲爵既成自行視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毋也

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往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經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勃海國史仲和見魏頡清當自痛棄卿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勃至具道太李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髭鬚不多開詳安諦体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向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白長也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卿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勃至具道太李中事便逐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叙曰白起平原君勸負必至武安君必將謝能當之者乎對曰漸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爲館名亦垂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良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爽用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爲中書主選舉依舊者多得濟按爲司馬宣王所誅奉承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馬騮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秘中散語趙景真秘紹趙至叙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縣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仕魏咸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三可平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拼叱牛聲釋書而游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

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七十周解十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以木爲案加律其上以葭莩掌抑其內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伾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薨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文欽作亂師自征之蠲除苛細與王凌俱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及師薨喜還詣闕拜表曰臣以不才過蒙榮寵受任師保不能輔翼聖躬以隆時雍而令二賊興兵自速罪戾臣之愆責甘受斧鉞之誅陛下聖德寬仁不忍明臣之罪以法見繩喜復重表曰臣聞君不就令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長法而至耳少有高行研精琉學宣帝爲相國辟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爲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大保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爲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爲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爲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也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嵋山中也

秘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徇介之士不
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俊才秀又與譙國嵇康
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
儒道論棄而不錄好老莊之言注老子莊子義成二
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何復爾耳後
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歎臨次補至
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語曰世祖諱炎宇王
安宇威熙二年受禪王
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
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
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天一
也各是一物所以爲主也
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晉武帝嘗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詹
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詹字武秋高平人魏
太尉彧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
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詹體量清
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爲荀顗所害詹荅曰臣
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吳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
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
疑是日所以
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
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遷靚入質
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
於吳以靚爲右將軍大司馬
孫皓問卿字仲思爲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交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未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白晝至夜徽興之白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元士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臨荊州諸葛孔明與士元皆委身而師之備既定益州以士元為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備與諸葛亮書薦之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將理衆事原其大較必有可觀亦復以優劣為去就耳若但以貌取人恐有遺失備乃與亮俱詣之與語大悅器之於亮亦為高士元乃括囊不談議時人皆以為名士德操曰士元德業不及廣元但其人倫識鑒足以厭服衆心耳廣元謂徐庶也庶字元直潁川人也

劉表性暗於知人劉表荊州牧也暗不明也於知人物問徽者何如不辨其好醜徽亦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賢曰皆言佳出其人所以答君之意表疑所以問徽故答之如此表乃括囊不談議時人皆以為名士

劉表與蒯越蔡瑁等共論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矣然吾甚羞之此白鋤豎耳越瑁等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性闇弱

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民勤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原憲桑
民勤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原憲桑
自此衰卅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憲桑
桓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
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
不完桑樞而牖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
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
比周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
不忍爲也大教以爲已仁義之慝與馬之飾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
帝此乃許由許由巢父所以長逝伯夷叔齊所以長歎孟子曰
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卿雖有萬鍾之爵千
人君若在塗炭益重人之清也
馬四之富古史考曰昌邑王賀行千餘里所御車千乘騎萬
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洛陽大賈呂不韋爲秦丞相封
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邴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
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
郎將妙選文學使楨與陳留阮瑀汝南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
陳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
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
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
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
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
章內含金玉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采質氣堅
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扶屈紆繞而不得中帝顧左右
大笑即文帝問曰卿何罪黃初之時謬矣
日赦之文憲楨答曰臣誠
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
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
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卿兒何如對曰臣兒胸中計尚數斛智思安可測也帝曰卿家資好學為周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常侍與弟毓俱以才藝幸於太和中繇為太傅　系魏志曰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漢太尉相國潁陽侯忠之後也少以才學知名歷黃門侍郎侍中尚書僕射前將軍後為太傅薨謚曰成侯　晉百官名曰繇子毓字稚叔歷廷尉廷尉卿太傅　易老子訓曰太上下知有之　帝曰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慄慄於是救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慄慄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潁川荀氏名士荀粲見而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欽謂之子房鍾西將軍伐蜀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　晉百官名曰繇子毓字稚叔歷廷尉廷尉卿太傅　易老子訓曰太上下知有之　帝曰卿何以不拜對曰酒以成禮不拜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社毋鑄館於西氏　魏志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甄后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帝與兄儇見子丕射其母甄后弓泣曰酷下已殺其母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文逸上蔡君嫡孫象襲爵死成自行視象襲子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　晉百官名曰繇子毓字稚叔歷廷尉廷尉卿太傅　易老子訓曰太上下知有之　帝曰卿何以不拜對曰酒以成禮不拜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易老子訓曰太上下知有之　帝曰卿何以不拜對曰酒以成禮不拜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泰誓曰渭陽康公念母也

宋本無有字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辛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拔魏書帝於是舅母非外祖母也目渭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陽為館名亦再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愛子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武云何晏用曲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名多得濟俊為司馬宣王所誅晏依阿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奈何晏首獲者有傳焉尚書何晏伸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叙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縱氏今新之宦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出母感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三可平爾耳歸使家師誦書蚤聞父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在學觀時光君在學

宋本無有字

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往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數日復往走五里二里為家追得又數日復往走十里為家追得又數日復往走十里為家追得又數日復往走十

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
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
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
七十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之書也小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
伶倫自大夏之西崑
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
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雄鳴
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
至於六十以律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莩
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
大谷之間識次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加國宣文侯
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文欽反也以適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
及師自征之典論曰景王倫篡位取小黃蓋署其車以為從事中郎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在何以來喜對
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縻喜
無所逃命故太丘長卿文曰高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
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果司馬宣王三辟為
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
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高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
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
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果司馬宣王三辟為
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晉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
故是一鳳也朱鳳晉紀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
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嵋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
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字子期河內人少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俊才而放達不羈常
事著生業亦不畢常與嵇康呂安灌園於山陽不處家之有
儒道論棄而不錄好老
作困於不行乃告秀
康被誅秀遂失圖乃
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生皆被險役神主
貴門侍郎
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語曰世祖諱炎宣王
者也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欲有
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
以為天下貞帝
物所以為
致此清寧貞
統羣臣歎服王沈魏
者數之始物之極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
有難色帝笑之荀綽
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綽字武秋高平人魏
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顗所害奮各曰臣
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
疑是日所以
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
有才名誕以壽陽叛遷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鄉字仲思為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
仕至松滋令赴洛中人問曰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
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
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江津
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
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郤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
崙之山卞韓氏曰和氏之璧出於卞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
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非禹也聖賢
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
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得無諸君
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論也

晉世說穿鑿也

晉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濟諸人嘗至
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
游有何語濟云還樂令廣頊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
議濟云還樂令廣頊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
曰王衍字夷甫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
將軍夷甫衆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爲石勒
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注曰裴頠字
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
雅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復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
中尚書左僕射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
爲趙王倫所害張茂先博覽洽
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
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
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
好尚談辭爲時人

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少時欲隱居而誤言欲枕石漱流仍以誤對爲遂隱於汝水之濱後乃入仕歷官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嶮峨其水渟渫而揚波其人姦宄而多貪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山巖巍以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貴代王戎爲尚書令既而薨贈司徒諡曰元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封世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第十九子子土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歎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陸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 故光武嘗謂景丹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閒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晉百官名曰崔豹宇正熊蓋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睿字景文祖伷封琅琊王瑾嗣帝襲爵爲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 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pq對王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亳無定處 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爲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

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 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 顧謂下列以遷都爲念

庾公造周伯仁 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凝然脩飾非不收媟也汝南袁奏淵通清操之上賢數曰汝頹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始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爲王敦所害 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曰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 舊立先基前瀹隆安中所在也 周侯頤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 楊氏記曰新亭司馬帳之徙創今地 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宋本無通字
孫宋本添

愀然變色曰當其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耶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爲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税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爲誰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憔悴頼語左右云見此菩薩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風標令暢部湖幼喻敬以亞丈人之義人之所重今日也乃致淨水清之安塔有璧潤之彩洗馬未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涧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也乃致淨水清之安塔有璧潤之彩洗馬未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涧語曰在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曛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名姓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君家之明珠也父厚淡泊交不苟合仕晉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樂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之如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爲安東司馬帝有布衣之好知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不徒東南之美固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實爲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遵有經

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稚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謂溫嶠曰玷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不肯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

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有儀表俊清徽英穎巖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開元皇受命中興忱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眥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交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卒吾者賴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慷慨欷歔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云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

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敦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問王丞巳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相詰閼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人旦旦到公車尼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接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座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公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歐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右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傳曰博之翰音歐妖兆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音者出口飛而實不從使也

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

頻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永和中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侯雅相推重每稱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盡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頻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

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雅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儻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可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荅精神足

以蔭映數人深自持
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
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
象為此 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
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
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以故
壞裹陽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導裹雖故不宜與小
交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酣曰若上服出可用賜詔
婢亦可賜下乎敦曰非爾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
曰瞻視去西陽始脫屣耳
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
軍少為太蚤此之甘羅已為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亨敦亮有風節故以是

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猗俱州辟不就
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十二
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
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
賜以甘茂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宇君平會稽山陰
人善春秋有文翰歷太
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
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乏尉以裘與從弟沈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臨卿沈至琅邪王文孝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猶祭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

齊盡公節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礼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礼法豚如實也豆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比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人佛圖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出於燉煌好佛道出葱嶺為沙門來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寇恭恐卒見害因勒大將軍郭黙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白如終日開棺無疲倦容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常從汝游取來衆法服林公曰澄公在焉

石虎為海鴟鳥龍勒諸兄襲位壯子曰每上之我每朝將拿旗勒勒死誅勒諸兄襲位壯子曰每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石鑑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日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白坐無尼父焉別顏子當作潮

過人及遭父喪溫嶠高暕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尚氏敘王儉卿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業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臣主寧氏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聞侃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相佐見語云君後當居此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荊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賛拜不名劒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諡桓公陵王陵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陶侃 卞壼 子眕 弟彬 從子範 孫盼 盼子敳 敳子臻 臻子嗣 嗣子綽 綽子羲之 羲之子徽之 徽之子靖之 靖之弟淵之 淵之子弘之 弘之子僧綽 僧綽子仲文 仲文子曇生 曇生子鑠之 鑠之子肅之 肅之子昶 昶子顗之 顗之子惠開 惠開子慧龍 慧龍子元祐 元祐子法生 法生子僧祐 僧祐子超宗 超宗子叔陵 叔陵子仲雄 仲雄子幼安 幼安子昙生 昙生子孝綽 孝綽子曼倩 曼倩子子顯 子顯子子雲 子雲子子晉 子晉子子敬 子敬子子瑜 子瑜子子琰 子琰子子璋 子璋子子珪 子珪子子瑾 子瑾子子璠 子璠子子璵 子璵子子瑜 子瑜子子琰 子琰子子璋 子璋子子珪 子珪子子瑾 子瑾子子璠 子璠子子璵

汲古閣宋本江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而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
伏願遊避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
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
祖聞之曰時無賢才故不
治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
以事君非人情必時之賢以
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爲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
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
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淡與法
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嶢遠
不異蓬戶也

字也

戒六十令別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
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從
征西主簿察遷秘書監從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
知忽於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問齊由何字答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
字齊由太原人仲
典書曰潛盛長子也孫盛傳曰放字齊莊次子也年
實潛晴在郡逼爲詠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
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
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
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
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
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陳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
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
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
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

能勝之卒
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愛之
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慊敷別見續晉陽秋
吳郡太守滋之孫也少以孝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
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
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時亦俱在南北二玄卒於郡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
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萩被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慶論
曰佛在跋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
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龐法暢造庾太尉搥鏗尾至崔公曰此至俗那得在

法暢曰廉者不求會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明民族所出未詳法

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之大度亦論以經略許之兄太
悟銳有神才辯通辯

庾稚恭為荊州庾翼列也少有

荊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領荊州刺史

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

疑是故物傳咸羽扇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

有生意者減吳之後令以白羽扇賦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

中郎劭字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納司
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柏梁雲構
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柏梁雲構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鑮先聽其音鍾鍾期也
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

侍
樊

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咸白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曰今褚王令德之冢白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曰今褚王令德之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回鎮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曰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矯有識鑒温少有豪邁風氣為温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門入朝郡卒建旗致哀詔清蕩伊洛展敬園陵龍驤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

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甲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皓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嘆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而行

頗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

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駈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樊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樊惑守太微端門十一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動朱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凤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樊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

時郗超為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禱中書即司徒左長史是也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乃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愛假還東帝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彊臣憂慣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莊子曰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

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
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莊周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先以境內累
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
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龜者寧留骨而貴
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
尾於塗中

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
丈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廣
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
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
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
本姓關氏七而仳心獨拜風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思及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
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
勸學召見宴罷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
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
相讚悼羊秉牧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
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
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面佳小心敬慎十
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
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
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
三十有二而卒昔宇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
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子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

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見作羊秉敘絶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承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流絶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諭樂令濛伸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粥檢尚風流雅正外絶榮競內寡私欲研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

長進荅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浦

王徽小字也王氏譜曰徽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徽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鑾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二犢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爲丹楊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木生惟新麗神重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朩帷新麗

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由人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今巢許遇穆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治城揚州記曰治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

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一世而亡戰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孝公相封於商皆清言致患邪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叅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謦堂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

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義之子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道恩兵相助賊自破灾飯不設備遂爲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有文才所著詩賦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工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泠中遠父述貞素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峯嶷朗時崇邃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入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容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雅善尺牘桓溫在荊州啟爲從事廢治中別駕還襄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守隰朋召忽輪扁窮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滔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衛行田單甯戚卿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斶

歙黔子於陵仲子王叔郎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
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
時大司徒伏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勾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玉劉祖禁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
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祁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
安郎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
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郡南詠其美化
春秋稱其多士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
蓋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
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魯仲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鄒禹卓茂無敵於
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庞士元不能華子魚何鄧二
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皆伏羲舜南郡
少昊弈長沙零陵比其人則舉的加此論其士
則羣聖之所歌風詩人之所詠尋其事則未
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涓與相往反鑿齒
無以臨成以示韓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
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所在
劉尹云清風明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目許詢
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而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
大夫勗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
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
書曰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
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其物禽獸
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風
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
樂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
兼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遠矣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
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莊子曰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
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
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
中興書曰謝
傅亥弟也才氣高俊簪
知名歷吏
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苔曰曲阿湖大康
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地京
以敗
具勢截其直道使其
故曰曲阿
名復
湖曰故宮湖
曲門
注注
紹而不流
賀武帝每飲山濤輒盡少謝大傅安也以問子弟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
庾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敬文大尚書與了
謝車騎家傳曰
玄字幼度鎮西
諡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勝予不
過斤合當有占不
玄苔有計致也
謝胡兒語度道季
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
談致稱於時歷仕至
丹楊尹兼中領軍
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器度
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
舟柱頭曰示必死
泰伯伐晉濟河焚
舟柱頭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
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

莫字是

人下疑脫神字

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父
憂解縣還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辟見知其家貧問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
祠仕不得志也寄徐奔林皆暇擇木遂投劉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玉胡之別傳曰劉之字脩
也虛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并使
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
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山峻壁四十丈中渚蓄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
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渝焉馬
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已相送累日謝疲
頓於是暫住中牟往觀此處高下之狀高世俊人又
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
敷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道其意高復爲謝道形勢作
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說
阿鄰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漅郷
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
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嫗郎中令猨六世孫也祖
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大傳謝安賞宏枕
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通脫故位不顯也在

別作柔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
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穉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激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齊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尚業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破徙山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此門比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

六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因曰遥

若謝安石登冶城丹楹如霞桓卿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嬉汶濱有行

人火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卽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民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晉陵人丈恢尚書左丞康晉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惜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混宋本温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暮不臨宋明帝文帝第志
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作盡昌
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爲諱而相與忘
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
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
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
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將講孝經僕射謝安侍中卞壼吏部尚
書陸納兼侍中吏部尚書謝石吏部表宏兼
執經中書郎車胤侍讀黃門侍郎謝石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表羊曰
丹楊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表羊曰
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表羊羣小字也
字彥升陳郡人父壞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表曰必
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
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表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混流憺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
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土地志曰邑
日會稽境界多名山水交映嶂疊峽叶納雲霧松栢楓
柏櫹槮條灌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
水之美使人
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韻辭旨清遠王珣深嚴陵瀨詩敘曰道壹
竺文鋒當時名輩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雅
茲言豈公綽然有餘響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尚茂枝

宋本無公字

除狀疏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日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序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張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據東土天錫纂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次浚涂州刺史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欲堅至壽陽堅軍敗逃歸爲衛將軍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與書天錫後以負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守悉如舊儀侍中

日頗有娛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參橿甘香鴟鴞羊酪鄴彼飛鴟集于洛陽林谷養性

人無嫉心好但寫酪置羊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海竭魚鼈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爲桓溫參軍甚被親暱

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虎嘯生風雲從龍出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莽大備也一曰寒風

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蓽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頴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

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為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齊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
揚州刺史進太傅為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和玄所害贈丞相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那人父明東陽太守重頭秃
有才會終於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
驃騎長史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
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
左孰輸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
中張曰研求
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
風昔尚虛脩
未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尋行數
制樂則
張曰宗州記
揚州圖經

多識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一門公甚相愛美謝玄謚曰
適王恭子胎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
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諮議外
示款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丹楊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
府
稱東
阿寧王恭小字也
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謝曰王寧最謀
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

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表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大司馬雖勳德隆重固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手答曰故宣武公勳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六桓義興勳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續晉陽秋曰玄既平京邑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平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甫字元琳承丞相導之孫領軍合之子也少以清秀聞太司馬曰阿奴足以荷門戶矣琳之真長曰阿奴足以荷門戶矣琳之真長曰阿奴足以荷門戶矣琳之真長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　何以其妻重哭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混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嵇康立名果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著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玄注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也羊曰故當以為妖神之降本玄既篡位後御牀微僭羣臣失色侍中張靖文進卜綜晉陽秋曰仲文陳郡人祖純太常父寔平原相兼御史中丞靖文仲文弟也吳興太守仲文聞玄篡位引為諮議參軍時十餘歲少禮其寬遇降重兼於貞厚自封崇與馬器服多納貨賂後為玄所殺玄既敗先投義軍紫淵中尚書以罪伏誅

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左右虎賁中郎省應直舘閤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疑怪言閤何以知無答曰

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寤寐永歎悼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很廁朝列警衛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莫能定參軍劉簡之謝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憮然從之此語微異又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

子上宗本有君字

郎靈運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荅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愈疾而影不離自以迹遲疾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息跡處靜以休影愚乃至矣子脩心守眞遂以物累夫不修己而求之人

已未十月十一日沅州校